DS
735
A2Y86
1771a
v.16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2/62
ASIAN COLLECTION

八王背亂相踵至越肩劣更甚禍延藩服愈趨愈下責有攸歸胡寅所云東海差勝不過許其朝士多赴爲留心延納耳非正論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一

晉

孝惠皇帝

乙丑永興二年。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刼遷車駕。勸東海王越討之。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長史王修說刺史東平王楙。字孔偉。義陽成王望之子。以州授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爲兗州刺史。于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故將公師藩公師。複姓。藩。陽平人。寇掠趙魏。

成都王穎旣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晉縣故城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羯人（晉書匈奴傳北狄入居塞內者十九種羯其一也）石勒（字世龍初名㔨㔨音佩）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茌平（漢縣今屬山東東昌府）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于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擊走之（胡三省曰石勒始此）

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字仲彥南陽人）拒之太宰顒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虓破之

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守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委以軍事。越西屯蕭縣。注見前。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蕃琨之父爲淮北護軍。劉輿爲頴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虓于許。遣其子祐拒越于靈壁。蕭縣地名。非今靈壁縣也。東平王楙在兖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虓遣苟晞還兖州。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與劉喬合。顒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頴都督河北諸軍事。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顒得喬上事。下詔稱劉輿脅虓造逆。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以張方爲都督。共

會許昌。誅輿兄弟。使潁與石超等據河陽。爲喬繼援。弘遺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奬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搆于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日者也。謂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顒方拒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喬乘虛襲許。破之。琨與及虓。俱犇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帥諸軍受越節度。既而虓遣琨乞師于王浚。遂擊斬石超于滎陽。東迎越。又擊劉祐于譙。殺之。喬衆潰走。

有星孛于北斗。

十一月。將軍周權矯詔立羊后。事覺伏誅。

于是太宰顒矯詔敕留臺賜后死。司隸校尉劉暾等上

榮玘號江東名士甘心失身名教掃地論者或許其殺敏自贖是徒為醜類忍恥者藉口地耳何可為訓

表理后無罪。顒欲收暾。暾奔青州。然羊后以是得免。

十二月。成都王穎據洛陽。

陳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初敏既克石冰。事見前自謂勇略無敵。遂據歷陽以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歸敏。敏為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魏郡。治安風。安風注見前。太守。豪傑名士。咸加收禮。循佯狂得免。玘亦稱疾不赴。敏疑諸名士不為己用。盡欲誅之。榮曰。將軍神武不世。若能委信君子。散蒂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太宰顒以張光為順陽晉郡。治酇。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太守。帥步騎討敏。劉弘

遣江夏太守陶侃屯夏口，又遣南平晉郡治作唐故城在今湖南澧州安鄉縣。太守應詹字思遠南頓人璩之孫。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不聽侃遣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與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共破錢端于長岐。地名。胡三省注在江夏界。或謂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不為也。乃表光勳請加遷擢。敏據江東踰年刑政無章子弟凶暴廬江內史華譚以書讓顧榮周玘榮玘見之甚慚乃密遣人告征東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為內應準許之于是榮玘及甘卓紀瞻等共攻敏敏衆潰單騎北走追斬之傳首京師。紀瞻字思遠秣陵人。

丙寅　光熙元年。成晏平元年。是歲成始建國號。與漢凡二僭國。春正月戊子朔日

食。

太宰顒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太宰顒。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爲伯。顒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勢之地。國富兵彊。挾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顒乃止。及劉喬敗。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以突騎鮮卑烏桓爲越先驅。顒懼。欲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郅輔。使殺方。送首于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冑等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三月。五苓夷寧州附塞部落之名。寇寧州。晉置。治建寧郡。今雲南曲靖府是。

寧州頻歲饑疫。五苓夷彊盛。遂圍州城。會刺史李毅病卒。其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輙出兵掩擊破之。後毅子釗自洛往。州人奉以爲主。釗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以王遜爲南夷校尉。兼刺寧州。遜招集離散。擊平叛夷。州境復安。王遜字邵伯。魏興人。

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太宰顒遣兵拒祁弘等于湖。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破其兵于霸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即禹貢終南。漢書作太壹。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百官奔散。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于東海王越。顒保城而已。

六月。至洛陽。復羊后。

時務方殷。雖眞才猶恐不給。乃以名重用縱酒放誕之人。安能有濟。

成都王李雄稱成皇帝。

雄即帝位。國號大成。初。范長生詣成都。雄門迎執版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爲天地太師。時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八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鎭鄴。

越以庾敳字子嵩。鄢陵人。爲軍諮祭酒。胡毋輔之爲從事中郎。郭象字子元。河南人。爲主簿。阮修爲行參軍。謝鯤爲掾。敳等皆尚虛元。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越皆以其名重辟之。

荆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謚曰元。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

劉輿默識天下兵簿此類蕭何之收圖籍然以圖進

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欵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至是卒

九月頓邱(今邵本漢縣注見前)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兗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穎

初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司馬郭勱作亂欲奉穎為主不克而誅穎遂北濟河收故將士欲赴公師藩頓邱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苟晞亦擊斬藩十月虓卒長史劉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偽稱詔賜死穎官屬皆先逃散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為軍諮祭酒越又將召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

罷附非人學悖逆可謂
不善用其才

之。每會議。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是爲懷帝。尊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爲皇后。

帝食麫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鴆也。羊后自以于太弟爲嫂。恐不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露版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即帝位。尊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帝始遵舊制。于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壬午朔。日食。劉友益書法。于是一歲三食。千三百六十餘年。惟此而已。

南陽王模字元表。宣帝弟。高密王泰子。誅河間王顒。

太傅越以詔徵顒爲司徒。顒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殺

之。

葬太陽陵。

尹氏起莘曰。晉惠之爲君。動輒受制于人。如嬰兒玩弄于股掌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爲主。是以始焉不保母后。次焉不保其妻子。終焉不保其身。昏愚亦已甚矣。

以劉琨爲并州刺史。

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爲北面之重。而徙東燕王騰。騰以迎駕功進封。鎮鄴。越從之。琨至上黨。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所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鬭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

丁卯　永嘉元年。春二月。羣盜王彌寇青徐。

初。惤音堅。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令劉栢根反。王浚討斬之。其長史王彌遂爲羣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旣而爲苟純晞之弟。所敗。遂降漢。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奔牛。走及奔馬。嘗撫膺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藩死。與王彌俱降漢。

立淸河王覃弟詮爲皇太子。

太傅越。出鎭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務。越。不悅。固求出藩。

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務。

夏五月。羣盜汲桑石勒入鄴。殺都督新蔡王騰。騰于是年三月改封。

復攻兗州。太傅越。遣苟晞討之。

公師藩旣死。汲桑逃還苑中。茌平牧馬苑也。更聚衆聲言爲成

道乃虛語號召推戴琅邪
晤論乃以東晉比之然東
晉與時賁質其相去奚翅
風馬牛哉卒使一世波靡
恬不爲怪此其自肇之渠
溷不可不辨

都王報仇。以石勒爲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時鄴中空竭。而新蔡王騰資用頗饒。性吝嗇。臨急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爲用。桑遂入鄴。殺騰。燒宮大掠而去。南擊兗州。太傅越使苟晞等討之。相持數月。互有勝負。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睿至建業。以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觀禊。胡三省注。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東流水上。應劭曰。禊潔也。于水上盥潔之也。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

異。相帥拜于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壼卞以邑爲氏。壼字望之。濟陰人。爲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字世瑜。琅邪人。張闓字敬緒。吳張昭曾孫。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皆爲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絕。

苟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奔馬牧。爲人所殺。勒奔樂平。晉郡。今爲縣。屬山西平定州。太傅越。加晞都督青兗

諸軍事。晞屢破彊寇。善治繁劇。威名甚盛。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其用法嚴峻如此。胡部大張訇督等胡人一部之長。呼爲部大。姓張氏。名訇督。擁衆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訇督等。與俱歸漢。漢主淵以勒爲護漢將軍平晉王。

冬。十一月。戊申朔。日食。

以王衍爲司徒。

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字平子。爲荊州都督。族弟敦字處仲。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澄至鎮。日夜縱酒不

衍兄弟披猖公營三窟至身敗名裂猶稱少無宦情將誰欺乎此足爲鄙夫貎時望者炯鑒

視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爲懷。

太傅越自領州牧。徙苟晞爲青州刺史。

初。越與晞親善。引升堂結爲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之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徙之青州。公自領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爲之于未亂者也。越以爲然。自領兗州牧。以晞爲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王敦徵爲中書監。越晞由是有隙。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是時。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統攝三部。見前。與廆通好。

戊辰二年。漢永鳳元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衞。擊破之。

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陷郡縣。遂入許昌。

張軌遣北宮純將兵衞京師。與彌戰。數敗之。彌走平陽。漢王淵遣侍中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絶。

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

漢王淵徙都蒲子。即春秋晉蒲城。注見前。稱皇帝。大赦改元。是歲漢石勒。劉靈。寇汲。魏。頓邱。三郡。百姓望風降附。靈後爲王浚將祁弘所殺。

己巳三年。漢河瑞元年。春。正月。朔。熒惑犯紫微。

漢徙都平陽。

漢太史令宣于複姓修之以星變言于漢主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時汾水得玉璽淵因改元河瑞

三月以山簡字季倫濤之子都督荊湘元年分荊廣二州置統長沙始興等九郡等州軍事。

簡督荊湘交廣四州嗜酒不恤政事初荊州寇盜不禁詔起劉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簡表璠得衆心恐百姓劫以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字宣則蘭陵人帝舅王延等十餘人

何曾謂晉武非貽謀之道
不爲無見然彼日食萬錢
致後嗣汰侈召禍不能爲
子孫計長久而謂能深識
國勢有是理乎

越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制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字伯蔚。曾之孫。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劉輿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爲亂。遣甲士三千人入宮。執播等十餘人于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于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吾言。自已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時以元虛相尚勒亦集衣冠爲君子營此非風俗移人正所謂以毒攻毒勢不得不出此耳

太傅越使將軍何倫等。領其國兵入宿衛。

越以頃來多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更使何倫。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夏。大旱。

江。漢。河。洛。皆可涉。

漢石勒寇鉅鹿常山。

勒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以爲君子營。以張賓（字孟孫。中邱人。）爲謀主。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夔以國爲氏。）孔萇。支雄。（其先月支胡人。）桃豹。（桃以邑爲氏。）逯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動靜咨之。）

冬。十一月。漢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

漢初寇黎陽。繼寇壺關。皆陷之。秋。攻洛陽。爲弘農太守垣延所敗。至是。復遣劉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將軍呼延顥。聰南屯洛水。而大司空呼延翼又爲其下所殺。衆遂潰歸。宣于修之言于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庚午　四年。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

春。正月。琅邪王睿以周玘爲吳興吳郡今浙江湖州府是。太守。

玘三定江南。惠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元年討陳敏。至是。錢璯寇陽羨。又討斬之。琅邪王睿以爲吳興太守。于其鄉里置義興郡治陽羨注見前。以旌

之。

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憙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之衆屯于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于單于臺不克銳

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和及銳攸。乘聰以北海王乂。單后（氐酋單徵之女。是年初立爲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遂即位。以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子粲爲河內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爲并州刺史。乃葬淵于永光陵。謚光文。廟號高祖。

氐酋蒲洪（晉載記。氐之先。蓋有扈氏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洪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洪字廣世。）自稱畧陽公。

洪。畧陽臨渭氐酋也。驍勇多權畧。羣氐畏服之。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畧陽公。（胡三省曰。蒲洪事始此。）

流民王如（京兆新豐人。）寇南陽以附漢。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山簡遣兵促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夜襲其

軍。破之。攻城鎮。殺令長。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于漢。

冬。十月。以拓跋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

初。匈奴劉猛死。猛。匈奴右賢王。武帝泰始七年。叛走出塞。八年。入寇井州。爲左部將所殺。劉虎代領其衆。居新興。晉郡。今山西忻州是。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于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魏太祖平文帝。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爲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今代州西北有勾注山。一名西陘山。陘北。山之北也。之地。

琨乃徙樓煩。今山西寧武府。漢樓煩縣地。馬邑。注見前。陰館。今勾注山北。有下館城。故陰館縣也。繁畤。故縣誠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崞。故城亦在渾源州。五縣民于陘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爲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王澄自將欲援京師。道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

漢石勒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

石勒引兵渡河。趣南陽王如及其黨以軍拒勒。勒擊破之。盡并其衆。進屯宛北。遂寇襄陽。太傅越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公豈可遠去。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于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向許昌。以王衍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于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盜賊公行。越東屯項。自領豫州牧。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玉衡元年。春正月。成寇陷涪。梓潼。注見前。內史譙登。字順明。周之孫。死之。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爲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

請兵復讐弘表登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漢縣晉置郡尋復爲縣今順慶府渠縣是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屢爲所敗至是三年食盡援絕士民熏鼠食之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見獲成主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乃殺之

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字景文成都人爲刺史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爲土民所困苦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醴陵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令杜弢爲湘州刺史已而弢陷長沙南破零陵東侵武昌殺長吏甚衆

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字祖宣濬從父弟以王敦爲刺史都

督征討諸軍事。

馥以洛陽孤危。表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己。名之。馥不行。睿以裴碩。請碩。淮南太守。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請救于睿。遂攻之。馥敗走。睿以敦爲刺史。

三月。太傅越死。以苟晞爲大將軍。督六州。

苟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違命。密賜晞詔。使討之。越亦下檄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而死。衆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帝追貶越爲縣王。以晞爲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荊揚諸軍事。

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于苦縣。注見前。執王衍等殺之。

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于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越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于勒。裴妃爲人所掠賣。久之。

渡江。初。琅邪王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

五月。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

苟晞表請遷都倉垣。城名。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水經注。汲水東逕倉垣城。即此。帝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姓流亡者什八九。帝將行而衛從不備。無車輿。乃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浚東郡東阿人。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水經注。穀水東逕雍谷谿石路阻陿有硤石之稱。今日硤石堡。在河南府新安縣。時掠得穀麥獻之。漢主聰使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焚東陽

門及府寺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執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璽于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字子琚敳之兄）王儁爲光祿大夫初曜以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請白漢主自平陽徙都洛曜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匈奴種名）貴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在陳州府項城縣西北）司空荀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于蒙城（蒙縣城也注見前）荀藩奉秦王業（即愍帝）趣許昌

荀藩在陽城。汝陰晉郡。治汝陰。本漢縣。注見前。太守李矩字世迴。平陽人。輸給之。藩建行臺于密。注見前。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以矩爲滎陽太守。豫章王端。太子詮弟也。東奔倉垣。苟晞奉爲皇太子。置行臺。從屯蒙城。秦王業。吳孝王晏之子。爲秦王柬後。藩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以趣許昌。天水閻鼎。字台臣。聚西州流民數千于密。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爲豫州刺史。以周顗字伯仁。浚之子。等爲參佐。

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字彥夏。平原人。斬之。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字元亮。勃海饒安人。王承。字安期。湛

之子。卞壺。諸葛恢字道明靚之子。陳頵俱倫切字延思陳國人。庾亮字元規袞從子。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承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字景思楷之子。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合兵擊軼。斬之。憲奔幽州。睿以卓為湘州刺史。訪為尋陽太守。陶侃為武昌太守。

秋七月。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

浚設壇告類。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假立太子。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

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模世子保。保上邽。注見前。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阪。染帥衆降漢。漢遣染與

將軍劉雅攻模于長安劉曜劉粲繼之粲敗模兵于潼關長驅至下邽（秦縣有上邽故加下故城在今西安府渭南縣）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于漢粲殺之（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漢主聰以曜爲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于上邽保遂據有秦州尋稱大司馬承制署隴右氐羌皆從之

漢石勒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

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巴西人纘之子）數諫殺之（從事明預有疾自舉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舉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願明公思預之言晞不從明出秦大夫孟明之後以字爲氏）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勒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鎖晞頸以

爲左司馬。王彌與石勒。外相親而內相忌。會彌將徐邈叛去。兵漸衰。勒既禽苟晞。張賓勸勒因彌之小衰。誘而取之。乃請彌宴。酒酣遂斬之。而并其衆。苟晞潛謀叛勒。勒殺之。

冬十月。馮翊太守索綝字巨秀。靖之子。等敗漢兵于長安。十二月。

迎秦王業入雍城。注見前。

初。索綝爲馮翊太守。與安夷護軍麴允。金城人。安定太守賈疋。字彥度。武威人。疋。古雅字。謀復晉室。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等帥衆十萬會之。大敗劉曜于黃邱。胡三省注。在雲陽縣黃嶔山下。雲陽故城。在今西安府涇陽縣。又破劉粲于新豐。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荀藩周顗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顗奔江東。鼎與業至藍田。遣人告疋。疋遣兵迎之。入于雍城。

使梁綜以兵衞之

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丸部。

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素喜木丸。鮮卑二種。連津其帥名。）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釋（渤海蓨人。）不能討。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子翰（字元邕。廆庶長子。）言于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業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封釋疾病。屬其孫奕于廆。釋卒。廆名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悛。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抎抎千斤犍也。以道不通。皆留仕廆。抽爲長史。悛爲參軍。（抎抎。彊健有力之貌。犍居言反。犗牛也。）

共力專彊。以擬慘。抽言非常人。

瑯邪王睿以周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在江寧府江寧縣南。一曰勞勞亭。亦名臨滄觀。寰宇記。臨滄觀。在勞勞山上。有亭七間。名曰新亭。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頹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有老莊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夫欲制遠。先自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陳頵數語頗中當時利病然導旣用浮競養成積弱之勢又何能從其言是對泣者固皆楚囚卽高言戮力者亦强顏自壯而已

白望猶言虛名。

壬申六年劉友益曰。于是帝遷平陽踰年矣。書六年。存統也。

春二月壬子朔。日食。

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于葛陂。在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北。水經注。潁水東逕為葛陂。即此。勒引兵退。

石勒築壘于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南之衆于壽春。以紀瞻為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集將佐議之。刁膺請送款于睿。徐圖之。勒愀然長嘯。孔萇等請分兵夜攻壽春。據城食粟。要以今年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顧謂張賓曰。于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今天降霖雨于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以營

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于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字季龍。勒從子。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

黜膺。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

三臺。注見前。

初勒爲人所掠賣。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于勒。因遺書諭以順逆之故。勒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勇冠當時。每屠城邑。鮮有遺種。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漢封帝爲會稽郡公。

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

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小劉貴人劉殷女孫也先是聰納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于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至是以一貴人賜帝

張軌遣兵詣長安

涼州主簿馬魴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

夏漢太保劉殷死揚雄仕莽綱目書死以斥之劉殷以晉臣仕漢位至太保二女四女孫皆納後宮厥罪實浮于雄而綱目書卒今特改書

定論丞七子各興一業六女寵冠後宮以此爲晉保富貴豈非繆明哲之義長裴光伐備實哉將以啟之

初。殷爲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值亂。遂沒于漢。漢主聰擢任之。歷官侍中太保。至是死。殷不爲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嘗戒其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以壽考終。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史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石勒引兵據襄國。

劉琨以兄子演字始仁輿之子。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羇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西稟平陽。言稟命于漢也。

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爲冀州牧。

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

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潤因譖盛。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略。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遣粲曜將兵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于常山。粲。曜遂乘虛襲陷晉陽。泥殺琨父母。琨還救不及。帥數十騎奔常山。

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臺于長安。

先是。賈疋等進圍長安。劉曜敗走。業入長安。及是。疋等

奉業爲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未幾盜殺疋。初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蕩至是其子天護帥羣胡攻疋殺之。麴允領雍州刺史。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劉琨遣使求救于代猗盧遣其子六脩帥衆數萬爲前鋒自率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爲鄉導六脩與劉曜戰于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夜踰蒙山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西北一名西山而歸猗盧追之戰于藍谷在太原府太谷縣西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壽陽縣之山也壽陽晉縣今屬山西平定州陳閱皮肉山爲之赤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

其將箕澹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後漢縣。今爲太原府治。招集亡散。

十二月。王敦殺其兄荆州都督澄。

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言其心易動豪俠自喜也。又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荆州。屢爲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與內史王機長沙人。日夜縱酒博奕。上下離心。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自稱刺史。澄懼。徙治沓中。胡三省注。此非姜維種麥之沓中。蓋在孱陵之東。琅邪王聞之。召爲軍諮祭酒。以周顗代之。王敦方討杜弢進屯豫章。澄過之。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殺之。是歲。王如以軍乏食。降于王敦。王機以澄被害。懼禍及將

其奴客千餘人入廣州。機父嘗刺廣州。將士皆故部曲。刺史郭訥遣拒機。皆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前太子洗馬衛玠字叔寶。卒。

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晉載記。後漢時。燒當裔孫遷那率種內附。漢以為西羌校尉。處于南安之赤亭。那元孫柯廻生弋仲。南安。注見前。赤亭水名。在鞏昌府隴西縣東北。水經注。赤亭水。逕獂道縣城北。又南入渭。獂道。今隴西縣也。東徙榆眉。注見前。郎榆麋。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胡三省曰。姚弋仲事始此。

癸酉七年。孝愍皇帝建興元年。是年夏四月愍帝始即位改元。通鑑綱目以孝懷于二[illegible]至是[illegible]于歲首[illegible]以建興紀年。但綱目與通鑑體例不同。一條之中大書孝愍皇帝于上。又書劉聰弒帝于下。二帝併平[illegible]今依[illegible]

書帝紀。書曰七年。仍依武帝泰熙元年之例。而以愍帝建興元年分注于下。

春二月。漢主聰弒帝于平陽。庾珉。王雋死之。

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于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等。聰遂殺珉雋等。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資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三月。漢立其貴嬪劉娥爲后。

漢主聰爲后起鳇（與凰同。）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關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井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

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曰。元達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聰默然。劉后聞之。密勅左右停刑。手疏上言。略曰。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臣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于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夏四月太子業即位于長安。是為愍帝。索綝領太尉。

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即帝位。大赦改元。始改元建興。以梁芬為司徒。麴允索綝為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荊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虎攻鄴。鄴潰。三臺流民皆降之。劉演奔廩邱。廩邱注見前。勒遂以虎鎮鄴。初。劉琨用焦求為兗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為兗州刺史。鎮廩邱。前中書侍郎郗鑒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琅邪王就用為兗州。鎮鄒山。三人各屯一郡。吏民不知所從。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嶧山注見前。鄒山即嶧山。以在鄒縣。故亦名鄒山。

瑯邪王睿以華譚爲軍諮祭酒。陳頵爲譙郡太守。

譚嘗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譚曰。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郡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爲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頵出于寒微。爲睿參軍。數持正論。時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頵言于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致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頵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罷之。由是府中多惡頵。出爲譙郡

太守。

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

先是。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段就陸眷務目塵從弟。通鑑作疾陸眷。今依晉載記及魏書北史作就。及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等。攻石勒于襄國。勒敗還壘。末柸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就陸眷退走。以鎧馬金銀請末柸于勒。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之。昌等亦引還。至是。浚復召就陸眷。與共攻勒。就陸眷不至。浚怒。檄慕容廆討之。

廆遂取徒河。初。中國民避亂者。多依王浚。浚政法不立。往往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多歸焉。廆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為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逄羨。勃海封抽。河東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及封奕。封裕。典機要。又以平原劉讚為東庠祭酒。子皝率國冑束修受業。于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裴嶷。字文冀。封裕抽之子。奕。抽從子。皇甫真。字楚季。慕容皝。字元真。廆第

三子。

五月以瑯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事。

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逕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又詔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劉隗（字大連彭城人）爲司直（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特親愛之）主簿熊遠（字孝文南昌人）上書請嗣後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睿不能從。

東晉諸臣皆腳蠱之疾惟祖逖中流擊楫尚有生氣微特恒彝周顗不及卽劉琨亦何同日而語

左丞相睿以祖逖爲豫州刺史。

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聞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任俠慷慨志淸中原劉琨謂

人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冬。十月。漢劉曜寇長安。十一月。麴允破走之。

曜使趙染帥精騎襲長安。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龍首山之尾也。在西安府咸寧縣南。水經注。龍首山頭于渭。尾達樊川。及諸營。退屯逍遙園。在長安縣東北。水經注。沈水枝津東入逍遙園。卽此。將軍麴鑒帥衆救長安。與曜遇于零武。零。當作靈。今西安府咸陽縣有靈武鄉。晉時移漢北地郡之靈武縣于此。故名。鑒兵大敗。曜恃勝不設備。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曜引歸平陽。

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于王浚。

浚謀稱尊號。劉亮高柔切諫。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以罪殺而梟其首。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于是士民駭怨。而

浚矜豪日甚。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尤貪橫。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

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用張賓言。遣舍人王子春奉表于浚。辭意懇切。浚大喜。遣使報聘。明年正月。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勁甲精卒。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浚使者還。具言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設備。

孝愍皇帝

甲戌 建興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爲肉。

書尚好言災變且他史爲聞如三日相承與日夜出高三丈皆事所必無此特沿十日並出之誕而附會之至元隕爲肉長廣以數丈計雖齊諧志怪不逮乎此

流星出牽牛。晉書天文志牽牛六星在河鼓南。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爲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梁州人張咸。以州降成。

先是。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與王如餘黨楊虎合攻梁州。刺史張光嬰城固守。憤激成疾而卒。難敵遂拔城據之。虎據漢中。吏民奔蜀。至是。州人張咸等。起兵逐難敵。難敵走。咸以其地歸成。于是漢嘉涪陵漢中注俱見前之地。皆爲成有。

成主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驤養民于內。李鳳等招懷于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

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闔門不閉路不拾遺然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于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三月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于段匹磾

勒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我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

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注見前。浚都護孫緯馳遣白浚。浚將佐皆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田聊反。戲也。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斬之。浚將佐等詣軍門謝罪。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晉朝。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請就死。不拜

而出勒謝之待以客禮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財亂政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數表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惟喜得二子以憲爲從事中郎綽爲參軍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遣使奉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爲東單于劉琨請兵于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謀應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約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浚所置樂陵太守邵續附勒勒以其子乂爲督護勃海太守劉胤棄郡依續謂曰君爲晉臣奈何從賊以自汚乎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或曰其如乂何續曰我豈得顧子而終爲叛臣乎勒聞之殺乂遂圍續匹磾救之勒引去 樂陵漢縣晉置郡今仍爲縣屬山東武定府劉胤字承胤掖人

襄國大饑

趙染之殺魯徽與袁紹之殺田豐意忌如出一轍欲不敗亦得乎

時穀二升直銀一觔。

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諡曰武穆。子寔字安遜。嗣。

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軌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爲都督刺史西平公。

六月漢寇長安索綝大破之。

漢大司馬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索綝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彊弱不敵將致死于我不可輕也染不聽晨帥輕騎數百逆之綝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猶有

天地。其能死于枕席乎。樂攻北地。中弩而死。

乙亥 三年。漢建元元年。元年。春二月。以左丞相睿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

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詔進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莫含于劉琨。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于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恥也。卿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狥國之大節乎。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莫氏楚莫敖之後。含。鴈門人。

漢曹嶷東萊人。據臨淄。

漢青州刺史曹嶷。嶷先從王彌。彌降漢。表嶷行安東將軍。使徇青州。嶷克東平。進攻瑯邪。遂

破青州。盡得齊魯間郡縣。自鎮臨淄，築城曰廣固。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北。水經注：城四周絕澗，岨水深隍。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嶷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弗許。太興初，嶷叛漢來降，又以建康懸遠，復與石勒相結。後石虎擊破廣固，殺之。

漢立三后。

初，漢后劉氏賢明，漢主聰所爲不道，每規正之。及劉氏卒，嬖寵競進，後宮無序。至是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爲上皇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月華爲右皇后。陳元達極諫，以爲並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元達又奏月光有穢行，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慚恚自殺，聰以是恨元達。後聰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爲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已又立中常侍王沉養女爲

左皇后。宣懷養女爲中皇后。大將軍敷數涕泣切諫。不聽。尚書令王鑒等又諫。聰皆殺之。

盜發漢霸、杜二陵。

盜發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寔內府。帝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邪。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比崩。陵中不能容物。赤眉取之不盡。于今猶有朽帛。此二陵共儉者耳。

夏六月。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

先是。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爲荊州刺史。事在元年。侃及諸將。與弢前後數十戰。弢士卒多死。乃請降。丞相睿以爲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憤怒復反。

至是。侃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言爲賊者不得至老。貢遂降。弢衆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進王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彊横。潛畜異志。從弟稜諫之。敦怒。會降賊王如配稜麾下。嘗恥諸將辱已。敦因密使人激如殺稜。聞之陽驚。捕如誅之。王稜字文子。琛之子。

王敦徙陶侃爲廣州刺史。

初。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元起兵竟陵。以杜曾新野人。勇冠三軍。能被甲游于水中。爲竟陵太守。事在永嘉六年。已。曾殺元而并其衆。會朝廷以第五猗爲荊州刺史。令迎猗于襄陽。聚兵萬人。

與猗分據漢沔。至是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爲所敗。時荀崧都督荊州，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求救于豫章太守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箋于崧求自效。崧許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兵少。藉爲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不克而還。荀崧字景猷潁川人。周撫字道和。王敦嬖人錢鳳字世儀吳興人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廙字世將刺荊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猗以拒廙。敦意攀等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陶言于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吳郡。今廣

東部州府治是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討機，走之。機病死于道。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時鄭攀等相與拒王廙，久之，衆心不一，攀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以自效，已而曾復寇陷楊口，廙遣周訪擊走之，遂定漢沔，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

冬十月，漢寇馮翊，陷之。

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麴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于相國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

私志。乃止。于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

丙子 四年，漢麟嘉元年。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

初，漢太弟乂寵衰。太后單氏年少色美，漢主聰烝焉。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漢主聰以子晉王粲爲相國。粲少有儁才，自爲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國人惡之。太子太傅崔瑋、少保許遐勸乂圖粲。乂不從。瑋、遐說乂曰：相國威重，踰于東宮，殿下非徒不得立也，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爲之計。乂弗從。舍人告之。漢主聰誅瑋、遐。使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乂上表乞爲庶人，且請以粲爲嗣，抽弗爲通。中常侍王沈、郭猗等寵幸用事。聰遊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政事一委相國粲，惟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沈等多自以其私意決之，猶有怨于乂。

謂粲曰聞太弟與大將軍聰子數粲之弟謀因上巳大宴作亂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靳準素諂事猗亦謂粲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粲深以爲然至是聰臨上秋閣命收少府陳休將軍卜崇及特進綦毋達等七人誅之皆沈等所惡也休崇爲人淸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言故沈等疾之卜幹泣諫聰怒免爲庶人河間王易及陳元達等表奏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示沈等笑曰羣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聰問沈等于粲粲盛稱其忠淸聰悅封沈等爲列侯易又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恚而卒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爲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既而聰宴羣臣引見太弟乂見其憔悴涕泣陳謝聰亦慟哭

待之如初。

代六修弑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律立。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在灅水之陽。猗盧所築。灅水。出朔平府馬邑縣。即桑乾河上源也。）而黜其母。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而去。猗盧大怒。帥衆討之。兵敗。遂爲所弑。猗盧子普根攻六修。滅之。代立。國中大亂。將軍衛雄。箕澹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兵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鬱律。鬱律擊走劉虎。降其部落。于是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于北方。（勿吉。即挹婁。今寧古塔地。）

張寔遣兵入援。

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人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

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其弟茂字成遜爲秦州刺史。

先是。涼州軍士得玉璽。文曰皇帝行璽。獻于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歸之長安。

夏。六月。丁巳朔。日食。

漢大蝗。

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將屯并州。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之。勒不受命。

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

曜圍北地。麴允救之。曜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惟以爵位悅人。而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曜獲將軍魯充。

梁緯。緯被殺。以允賢。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
允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
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將
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
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
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馮翊蓮芍人。
死之。漢封帝爲懷安侯。

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安定人。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
救。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入援。擊曜于靈
臺。三輔黃圖。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
乃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
斷絕。城中饑甚。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
移。太倉有麴數十餅。允屑之爲粥以進。至是帝泣謂允

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悞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于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于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于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曜爲太宰假黃鉞督陝西封秦王贈允車騎將軍謚節愍侯斬綝于市

石勒寇樂平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

丞相方出師露次而令史漕運稽期斬之未爲失刑

先是。勒陷廩丘。劉演奔段氏。及是。勒圍樂平。太守韓據請救于劉琨。琨新得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恩信。恐其難用。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牧。漢故縣屬朔方郡後漢移置陘南地在今忻州爲之聲援。勒據險要。設疑兵于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奔代郡。據棄城走。并土震駭。既而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邀之。琨遂帥衆奔薊。

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劉隗上言王導引咎皆不免過當至刀血逆流柱末尤屬不經晉書記載失實往往如此然元帝實非有心復仇者雖有所為不能欺後世

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都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于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率皆容貸。由是衆怨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𡨴位顯驕傲自恣。隗奏含文致甚苦。事雖被寢。而王氏深疾之。文致甚苦。謂深文以致其罪。

中宗元皇帝 考晉自元帝以後。記載家俱稱東晉。通鑑不分。統曰晉紀。今依之。

帝名睿。宣帝之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年十五嗣王位。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鎮建業。事具前。長安不守。始稱晉王。愍帝遇害。乃即位于江左。先是。太元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

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

丁丑建武元年。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舊大國一。漢。小國一。成。新小國一。涼。凡三僭國。春正月。

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

黃門郎史淑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齎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遣司馬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九。獨涼州安

全。

二月。漢寇滎陽。太守李矩擊敗之。

漢主聰使從弟暢帥兵三萬攻滎陽。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恇懼。乃遣其將郭誦禱于子產祠。鄭州東有鄭大夫廟。祀子產。時李矩屯新鄭。故禱于此。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後矩將耿稚等。復襲漢太子粲營于孟津。粲衆驚潰死傷大半。詔以矩都督河南軍事。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爲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

不許固請不已睿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若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命駕將歸國乃謂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字道成）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立世子紹（字道畿即明帝）爲王太子封裒爲琅邪王奉恭王後鎭廣陵以西陽王羕（字延年汝南王亮之子）爲太保封譙王遜（字子懋宣帝弟進之子）之子承（音丞字敬才）爲譙王王敦爲大將軍王導爲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刁協爲僕射周顗爲吏部尚書賀循爲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義皆取決焉

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遣右司馬溫嶠字太眞太原人奉表詣建康勸進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嶠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其才爭與之交王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廆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既而廆以裴嶷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夏四月漢主聰殺其太弟乂。

相國粲使其黨謂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之乂信之命宮臣皆衷甲粲遣告靳準王沈準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于是誅東宮官屬

阬士卒萬五千餘人。廢乂爲北部王。粲尋使準殺之。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旣而立粲爲太子。

五月。壬午朔。日食。

六月。祖逖取譙城。在河南歸德府夏邑縣北。九和志。祖逖克譙城而居之。謂此。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桓宣譙國銍人說而下之。及逖屯蘆洲。使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于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使殺之。雅猶據譙城。攻之不

克南中郎將王含遣桓宣將兵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于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含復遣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度尋召裒還建康數月而卒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立太學

征南軍司戴邈字望之廣陵人淵之弟上疏以爲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

EAST ASIAN LIBRARY

十二月。漢主劉聰弒帝于平陽。辛賓隴西狄道人。死之。

漢主聰出畋。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于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不如早除之。聰曰。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洛陽守將趙固本漢將。降于李矩。河內太守郭默河內懷人。侵漢河東。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帝遂遇害。

史臣曰。愍帝繼統。天下崩離。長安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廹。以至殺辱云。

河南王吐谷渾卒。胡三省曰。吐谷渾始見此。

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戸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鬬。廆之使讓之曰。先公分建有別。何不相遠。異渾怒曰。馬鬬乃其常。何至怒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爲難耳。遂帥其衆西徙。廆遣長史追謝之。渾遂西傅陰山前。注見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據洮水。前。注見之西。極于白蘭。羌別種。唐爲維恭二州地。廢維州。在四川茂州保縣西。廢恭州在松潘衛西南。地方數千里。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皆吐谷渾故地。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爲作阿干之歌。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有勇力。羌胡畏之。後吐延爲羌酋所殺。子葉延嗣。葉延孝而好學。以爲禮。公侯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號其國曰吐谷渾。

戊寅 太興元年。漢主劉曜光初元年。春三月。王即皇帝位。

周嵩以忤旨出牧則所爲不許固辭者皆僞耳

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于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于西北。而陛下方高讓于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字仲智。顗之弟。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太赦文武增位二等。

更王太子紹爲皇太子。

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

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爲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張寔遣使上表。

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于張寔。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晉縣。屬天水郡。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于寔曰。南陽忘大恥而亟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率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自此涼州始别爲國。

夏四月。丁丑朔。日食。

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字君孝吳郡人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導咨嗟稱善

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諡曰愍

初琨世子羣字公度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琨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之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耻琨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其弟叔軍諫之乃留琨會代郡太守辟閭

複姓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收其徒黨悉誅之乃稱詔收琨縊殺之琨從事盧諶等帥衆依末柸奉琨子羣爲主將佐多奔石勒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爲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宜在襃恤後數歲乃加贈太尉初溫嶠爲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以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固辭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不得進嶠可以私難而不拜邪嶠不得已受拜

秋七月漢主聰卒太子粲立八月靳準弒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

冬十月劉曜自立於赤壁亦名寰宇記在岳陽縣南西北流入澗水岳陽今屬平陽府封勒爲趙公

漢主聰寢疾徵劉曜石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景濟

南王驥並録尚書事。靳準為大司空皆迭決奏事。聰卒。粲即位改元漢昌。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粲多行無禮。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早圖之。粲乃收景驥等殺之。粲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之於準。準遂勒兵升殿。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以傳國璽付胡嵩曰。還如晉家。嵩不敢受。乃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衆扶持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聞。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也。乃殺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以討準。據襄陵漢縣。今屬平陽府。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于平陽。巴巴氐也。魏武遷于關中河東。皆有之。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于所部。既而將

軍喬泰等討準。斬之。推準弟明爲主。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畧曰。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讐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沉泥滓。時所喜者。翺翔雲霄。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尚書陳頵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

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巳到者官。尚書郎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以爲。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于不試。冐昧來赴。不若一切罷之。而爲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申至七年乃試。

石勒攻拔平陽。靳明犇赤壁。漢主曜族誅之。

喬泰等遣使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怒。進軍攻明。明與戰屢敗。求救于曜。曜使人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犇漢。曜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石勒焚平陽宮室。修二陵。收瘞以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二

晉

中宗元皇帝

己卯太興二年。漢改號趙。後趙高祖石勒元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二。成。凉。新大國一。後趙。凡四僭國。

春二月。石勒獻捷于漢。勒拔平陽。事具前。漢斬其使。

石勒遣長史王修獻捷于漢。漢主曜遣使授勒太宰。進爵趙王。修舍人曹平樂留仕漢。言于曜曰。勒遣修來。實覘彊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曜乃遣使斬修。勒大怒曰。孤事劉氏。于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于彼邪。由是曜勒交惡。

三月。合祭天地于南郊。

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詔尊琅邪恭王爲皇考。旣而罷之。

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

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注見前。）叛降石勒。

初。蓬陂（即春秋蓬澤。注見前。）塢主陳川。自稱寧朔將軍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事具前。）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遂叛降石勒。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縱肥大豈能重八百斤其說荒誕不近理蕃防風專車僬僥九畝不經之談自古已然矣

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時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復爲陳安所逼（陳安叛保事具前）張寔遣兵救之安乃退既而保爲諸將張春楊次所殺（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于難先是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及聞保被殺奉表劉曜以討賊執楊次斬之以天子禮葬保于上邽謚曰元張春奔枹罕安尋叛曜有衆十餘萬自稱涼王踰年曜擊斬之安善撫士卒及死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

六月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逖退保淮南勒兵守蓬關（蓬陂之關也）

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桃豹救之逖兵敗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于襄國畱豹守川故城（即蓬陂塢）

以周訪爲荊州刺史王敦自領之表加訪安南將軍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荊州至是訪破斬曾并得第五猗送敦斬之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爲散騎常侍而以訪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並玉環玉椀遺之訪抵之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奏敦不能制

漢改號趙

漢主曜從都長安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改國號爲趙

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是爲後趙

勒即趙王位稱元年以將軍支雄等主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禮遇優顯羣臣莫及呼曰右侯而不名以石虎爲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營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漚麻池在遼州榆社縣北有李陽村

庚辰

三年春以慕容廆爲平州武帝置統昌黎遼東等五郡刺史

初平州刺史崔毖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嶷來獻捷嶷至建康盛稱廆之忠欵朝廷始重之帝欲留嶷嶷曰舊京淪没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

蘇軾謂大亂起於小奸千古篤論寔於左道惑衆者流不能早除至左右皆爲其黨始欲捕治自貽噬臍之禍尤復誰尤

竭忠王室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于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廆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崔毖己奔高句麗故以廆爲刺史廆尋進爵平州牧遼東郡公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代領州衆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以妖術惑衆張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于是帳下閻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轘之誅其黨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爲刺史茂以駿爲世子

趙立太學

選民之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趙主暐作鄴明觀及西宮陵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曰前營鄴明市道細民咸譏其奢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鄴明又營壽陵周圍四里桐槨金飾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昔秦始皇下錮三泉土未乾而發毀奈何踵其事乎暐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壽陵一遵霸陵之法以豫苞領諫議大夫

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鎮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以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戍歸者甚衆詔加逖鎮

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之惡也。逖亦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謚曰壯。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及卒。敦遣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鎭襄陽。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

後趙定九品。舉六科。

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張賓領選。定九品。命公卿及州

導果竭忠晉室敦其從弟也反跡既著豈不知何不聞王言開譬折其逆謀論者尚以疏導為帝咎時事可知矣

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統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字敬康山陰人言導有佐命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敦益不平其參軍沈充字士居吳興武康人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為畫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隗亦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充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敦奸逆已著朕為

惠皇。帝以惠帝自此。言當受制于彊臣也。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承曰。臣奉詔命。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弊。苟未及三年。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爲刺史。時湘土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辛巳四年。春三月。日中有黑子。是月四日日出高六七丈精光暗昧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乃解。

著作佐郎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

先是匹磾爲後趙所攻。奔依冀州刺史邵續。已而後趙

石虎攻續。執以歸。〔虎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笁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爲主。勿有貳心。虎送續襄國。勒以爲忠。釋而禮之。〕時匹磾與弟文鴦方進攻薊州。歸而與續子緝等〔續被執。朝廷不能救。乃以續任授其子緝。〕固守。至是虎復攻匹磾於厭次。〔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山東武定府陽信縣。〕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鴦出戰。力盡被執。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洎不聽。并欲執臺使〔晉朝所遣使者。〕送虎。匹磾正色曰。卿不能遵兄志。逼吾不得歸朝。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乎。洎與緝笁等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即起拜之。于是幽冀并三州皆入于後趙。匹磾不爲勒屈。常持晉節。久之。與文鴦邵續皆見殺。

逖在流輩中差有經濟幹
畧時方危棘久任尚未必

夏五月。終南山（注見前。）崩。

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為司空。錄尚書事。

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帝以敦故以導為司空。錄尚書事。而寔疎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

八月。常山（即恒山。注見前。）崩。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字士少。）代之。

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剪荊棘。收

成功轉使與士稚虛名坐統之以掣其肘東晉如此用人尚可與圖存哉

河南地而戴淵一旦來統之。意頗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搆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然猶志圖進取不輟。營繕虎牢。使諸將築壘。未成而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敦由是益無所忌。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

代弑其君鬱律。子賀傉（魏惠帝）立。

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傉。鬱律之子什翼犍（魏昭成帝）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于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壬午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丞甘卓移檄討之。

敦分兵寇長沙

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字祖延祜從孫）謝鯤為長史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于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漢縣今屬江南太平府）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時譙王丞起兵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湘東（吳郡今湖南衡州府是）太

守不從命承討斬之遣主簿鄧騫字長真長沙人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先是敦亦恐卓于後爲變約共舉事卓許之至是復遣參軍樂道融丹陽人往邀之道融憤敦悖逆說卓僞許敦而馳襲武昌卓遂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乂帥兵攻譙王承于長沙時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司馬虞望戰死甘卓遣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于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虞望字子都臨湘人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顗甘卓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隗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徑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將軍周札陽羨人處之子素矜險好

元帝勸隗等避禍其庸懦固不足道而隗等竟自奔避是尚有人心乎戴淵數語所謂靡恥喪盡終亦無

利帝使隗軍金城在江寧府句容縣北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士多未易克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札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謂日忘前念則君臣猜疑自去帝命協隗淵導顗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瑯邪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爲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去爲人所殺隗奔後趙帝令百官詣石頭見

救於死獄周顗侃侃正論足令魍魎褫魄

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勇畧。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鈎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耶。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素以姦諂為淵所惡。因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若不除之。恐必

始以不救而恨繼知申救而悔王導肝膈無非曲為身謀而其時逆敦向闕覓醜類俯仰且王彬尚持正論而導竟無一言是導縱未必欲藉敦危逼而因敦以除周戴劉刁諸人本懷大略可觀且觀其後與王含書尤不辯自明矣庾亮大奸之目故非刻論史官乃稱其任真推分猶得謂直筆邪

[illegible]固非事為游[illegible]初聞周顗之死先已喪膽是以隱忍不進

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若有靈。當速殺之。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遂並淵殺之。帝使敦從弟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何哀而哭。彬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戸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為不能殺汝邪。導時在坐。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導後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彬字世儒。正之子。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為敦參軍。敦遣卬歸說卓。使旋軍。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周戴死。

耳其言勢逼恐劫天子特自解欺世之詞及至還襄陽反爲周慮所圖何如斷彭澤據武昌得建瓴之勢乎一蹶不振自貽伊戚可爲多疑無能爲者炯鑒

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未敢遽危社稷也。卽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卓徑還襄陽。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甘卓還鎮。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傳首于敦。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魏乂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將殺長史虞悝。望之兄。子弟對之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鬼。亦復何恨。遂被害。乂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長沙人。書佐韓階。長沙人。從事武延。陽翟人。毀服爲僮。從承不離

左右。乂殺雄。王廙承敦旨。殺承于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

初。泰山太守徐龕。以郡叛降石勒。龕與下邳內史劉遐同討沛賊周撫。龕部將擊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故叛。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周撫。一名堅。沛人。詔以羊鑒字景期。泰山人。爲都督。及徐州刺史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等討之。王導以鑒爲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不可使。導不從。事在太興二年。鑒至下邳。不敢前。豹敗龕于檀邱。胡三省注。在魯國卞縣東南。卞縣注見前。石勒遣兵救龕。龕疑而殺之。龕求救于勒。勒遣其將王伏都以兵救之。伏都淫暴。龕疑其襲已。乃斬伏都。及其衆三百餘人。因請降。朝廷不許。敕鑒進兵。鑒猶疑憚不進。于是詔除鑒名。刁協劾鑒。免死除名。王導以失舉乞貶。不許。以豹代

領其衆。會石虎以兵擊龕。龕送妻子乞降于虎。虎許之。將擊豹。豹軍退。爲龕所敗。詔收豹送建康。斬之。事在三年。已而龕復以郡來降，事在四年。及是虎攻拔之。執龕送襄國。殺之。命王伏都等妻子，刳而食之。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

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及是圍譙。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後趙之拔泰山也。兗州刺史郗鑒退屯合肥。既而後趙寇下邳。彭城。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後石虎復陷青州。石瞻取東莞。東海。石生攻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屢敗。乃附于趙。趙主曜。自將擊生。大敗。還長安。郭默南奔建康。李矩亦率衆南歸。卒于道。于是司。豫。青。徐。兗。之地。皆入于後趙。卞敦。字仲仁。壼從兄。東莞。晉郡。治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是。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卽位。是爲明帝。

帝以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

後趙右長史張賓卒。

賓謙虛敬愼。屏絶阿私。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後趙主勒倚重之。及是卒。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肅宗明皇帝

癸未 太寧元年。春。二月。葬建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史臣曰。元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

夏。四月。敦移屯姑孰。即今太平府當塗縣。晉時置城戍守。後遂爲重鎭。元和志。姑孰城以姑孰溪名。溪在今當塗縣南。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爲司徒。

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鎭姑孰。屯于

湖。晉縣。隋廢。故城在今當塗縣。以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六月。立皇后庾氏。軍諮祭酒琛之女。以后兄亮爲中書監。

秋。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爲尚書令。

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爲外援。使督揚州江西軍事。鎭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趙擊涼州。張茂降。封茂爲涼王。是爲前涼。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茂力屈。乃遣使稱藩。曜拜茂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冬。十一月。敦以其兄含字處弘。督江西軍。

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乃徙兄含督揚州。江西諸軍

事。令先督荊州。從弟舒。字處明。彬為荊江刺史。初舒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每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于臥處大吐衣面並汙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于吐中不復疑之會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王允之字深猷。

甲申二年凉王張駿太元元年。夏五月。趙凉王張茂卒。世子駿字公庭嗣。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乃卒。趙以駿為凉州牧凉王。

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眾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敦無子。養兄含子應。字安期。為嗣。至是疾甚。矯詔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會丹陽尹缺。漢丹陽治宛陵。三國吳移治建業。晉初因之。[illegible]此建都。改曰丹陽尹。宋齊梁陳皆同。[illegible]丹陽之在江南者有四。一為秦故縣。本山小丹陽[illegible]當塗縣是。一為漢故郡。今寧國府宣城縣是。一為晉[illegible]尹。今江寧府是。一為晉所置縣。今屬江寧府丹陽縣是。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

敦府中猶與導書是導始終未嘗絕敦卽其進督諸軍率子弟發哀亦料敦必不起方敢爲是以自託大義滅親之爲耳

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于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郗鑒分督諸軍。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字子高。掖人。兗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屯于中堂。胡三省注。在建康定陽門外。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之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

琰占筮之驗古今以爲美談然易主福善禍淫避吉避凶璞既精於易學何至爲敦倒而輕蹈危機顯其術數斯兩失之矣

竊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室家。朕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復問璞曰。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乃收璞斬之。使王含錢鳳鄧岳。陳郡周撫。子訪之等。帥衆向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卿兵勢耳。含水陸五萬。奄至江寧。今縣晉太康初置。南岸。司徒導遺含書曰。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如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導門戶大小。受國恩厚。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

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 或以爲含鳳衆力百倍苑城孫吳築晉置臺省于此亦曰臺城在今上元縣治北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以爲非萬全計不從帝乘駿馬微行出覘敦軍敦方晝寢夢日環其營驚起曰黃鬚鮮卑兒來邪亟遣騎追之不及帝母荀氏代人帝類外氏鬚黃敦故云 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在中堂之南 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匹磾弟等率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在今江寧府聚寶門外俗呼爲越臺大破之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應曰我死汝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死應祕不發喪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不奉詔遂舉兵與含合劉遐蘇峻等帥精兵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陽太守周

且敦非病死寧室未知如何導亦惟委蛇其閒耳且

光亦訪之子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已而光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舒時爲荊州刺史沈其父子于江周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爲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充首同懸于南桁即朱雀桁在江寧縣南桁與航同列航爲橋故亦曰朱雀橋在國之南故又曰南桁郗鑒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宜聽敦家收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

敦旣為大逆惡黨僅予除
名猶為失寬而更欲貸之
卞溫嶠所議特為導周旋
而晉政不綱于是益無可
為已

戮為其屬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郗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于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

帝卒從嶠議。

乙酉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顗等官有差

詔故譙王承戴淵周顗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

初周札為會稽內史。敦以札宗彊盛。使沈充襲之。札拒戰而死。至是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謂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

立子衍為皇太子

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耶諸叅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蒱樗蒱博局戲也博物志云老子入胡作說文以爲古者烏曹作之具悉投于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侃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受遺詔

輔政太子衍即位。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稱制。

右衛將軍虞胤。濟陽外黃人。元敬皇后弟。左衛將軍南頓王宗。字延祚。汝南王亮之子。俱爲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引太宰西陽王羕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壼將軍郗鑒庾亮陸曄。字士光。吳郡人。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導疾不至。壼正色于朝曰。王公非社稷臣。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時

月旦不受東漢以來處士積習皆以亂民外托高蹈者也卞壼數語實持正義令觀前後抗論王導及痛懲放誕惡俗胸次自是不朽

邪導聞之。輿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壼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于亮。尚書名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謨廣之子。怡珉之子。各稱父命不就。壼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若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

葬武平陵。

賀善贊曰。明帝即位三年。獨能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矣。使歷年久而復能以仁武濟之。晉祚其庶幾乎。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食。

十二月。段遼弒其君牙而自立。

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至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末柸卒。弟牙代立。至是就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代王賀傉卒。其弟紇那魏煬帝。立。

顯宗成皇帝

丙戌咸和元年。夏六月。以郗鑒爲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字遥集。咸之子。謂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于此。欲奏劾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知亂將作而求外出爲身計則得矣其如國計何然此等放達名高之徒雖在內亦何濟於事

秋八月以溫嶠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爲會稽內史

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于國峻前率兵擊破沈充錢鳳等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陶侃之得衆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羕爲弋陽縣王

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

廢執政中丞鍾雅字彥冑潁川人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羕爲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愈失衆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十一月後趙攻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

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遂進寇阜陵前注見建康大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作涂塘涂讀曰滁今江寧府六合縣有滁河上自滁州流入下至瓜步入大江三國吳于此築塘曰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以遏胡寇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

十二月後趙始定九流立孝秀試經之制

庾亮固非濟變之才然峻異志已萌正賈充所謂召則反速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也若以導等爲老成持重是養癰忍斃矣惟亮始因自用取敗繼復不能身殉徒倉皇奔亡此其于丁抵江叛節峻黜之罪夫復何辭

丁亥二年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卞壼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以書止亮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爲大司農以其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即欲帥衆下衞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謂陶侃在荊州過于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

即大雷水在安慶府望江縣南寰宇記大雷水至望江縣積而爲池謂之雷池又東入江謂之大雷口

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絶之。約遣兄子沛。渙。壻許柳。以兵會峻。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司徒屬有司馬。）陶回。（丹陽人。）言于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注見前。）守江西當利（浦名。在江南和州東。）諸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

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在太平府當塗縣北）以拒之。宣城（晉郡。今江南寧國府是。）內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謂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吳郡。今江南廣德州是。）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戊子三年。（後趙太和元年。）春正月。温嶠以兵赴難。至尋陽。（晉郡。治柴桑。今江西九江府是。漢尋陽在黃州。注詳前。）尚書令成陽公卞壼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

温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于慈湖。流敗死。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

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下壼都督大桁即朱雀航。以秦淮諸航。此爲之最。故名。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在江寧縣西。大敗。峻攻青溪柵。在今上元縣東北。寰宇記。溪洩元武湖水。南入秦淮。壼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壼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戰死。二子眕、盱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侃之子。力戰死。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亮將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即苑城。注見前。司徒導謂侍中褚翜色洽切。字謀遠。陽翟人。曰。至尊當御正殿。翜即入閤。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

褚裒正色呵止峻兵卽不敢上殿宮門苟設禁衛何致任其掠奪縱橫且峻素重導導應示以大義直斥其罪乃坐視狂悖甚至聽其除拜恬不為怪導之罪尚可逭乎

衛帝。劉超。鍾雅。及褚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旣入。叱裒令下。裒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府藏一空。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盍早爲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遯逃以求免。何以爲臣。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以祖約爲太尉。峻自錄尚書事。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爲太宰西陽王。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分兵給之。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

葬明穆皇后。

侃因庾亮私憾不急國難頼有温嶠苦心共濟幸成其事而侃之大虧臣節百喙奚辭

夏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

温嶠將討峻與庾亮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恨嶠屢説之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于是列上尚書陳峻約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還或者遂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感悟乃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得詔書

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鑒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淸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侃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侃止亮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遂同趣建康。戎卒四萬。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于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大雨泥濘。劉超鍾雅。一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爲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恒丁潭等。不離帝側。時饑饉。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啟帝受孝經論語。　華恒字敬則。平原高唐人。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字季堅。亮之弟。將兵一萬西渡浙江。于是吳興太守虞潭字思奧。餘姚人。吳國內史蔡謨字道明。考城人。義興太

守顧衆字長始。吳郡人。榮族弟。等皆應之。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字碩眞。陽武人。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今視賊可擊。乃不上岸擊之邪。率衆襲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鑒遂帥衆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在上元縣西北。本名白石陂。後于此設城。因曰白下城。侃使庾亮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侃乃令鑒退據京口。立大業里名。在鎮江府丹陽縣北。曲阿。注見前。虔亭在常州府武進縣西。三國吳志。孫權射虎于虔亭。卽此。三壘。以分峻兵勢。祖約遣祖渙桓撫襲盆口。盆水入江

之處。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西。亦曰湓浦。毛寶中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還擊。破走之。

六月。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涇縣注見前。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宣城人。守蘭石。地名。在寧國府涇縣東。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彝殺之。

秋九月。陶侃溫嶠討峻于石頭。峻伏誅。峻弟逸領其衆。

西軍與峻相持久不決。溫嶠軍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欲

爾時若無溫嶠陶侃必西歸忠臣當如是乎則平日所為恭勤幹事概不足稱矣

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今之事勢我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義旗將迴指于公矣。毛寶及竟陵太守李陽亦皆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漢縣今屬江寧府）湖孰（漢縣隋廢故城在今上元縣）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蹶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

勒當兵敗國蹙人情風鶴之時而能獨斷料勢力排浮議轉敗為功其雄略實有過人者設從程遐等議曜必乘勝席捲區區襄國直燎毛壓卵而已即此足為恇怯苟安者之戒

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集

冬十二月後趙王勒大破趙兵于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

先是後趙石虎攻趙蒲坂趙主曜擊破之遂攻石生于金墉襄國大震至是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謂臣下曰庸人之情皆謂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席捲而來吾事去矣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在開封府河陰縣西北水經注漢靈帝于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浚儀渠口謂之石門勒自統步騎濟河至成皐勒

見趙無守兵。大喜。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注俱見前)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聞勒自來。色變。使釋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擐甲胄。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地。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乃下令班師。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己丑 四年。是歲趙亡。大國一。後趙。小國二。成。涼。凡三僭國。春正月。冠軍將軍趙胥拔

歷陽。約奔後趙。

先是。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至是。歷陽爲胥所拔。約率其左右奔後趙。明年。後趙主勒誅約。夷其族。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丘。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爲左衛將軍。及約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

熙與南陽王胥奔上邽。關中大亂。蔣英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石生率衆赴之。

二月。諸軍討逆。誅之。及西陽王羕。

初。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至是。諸軍

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南陽西鄂人。修之孫。）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以褚翜爲丹陽尹。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元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敝。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翜爲丹陽尹。翜收集散亡。

京邑遂安。

三月。以陶侃爲太尉。郗鑒爲司空。温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爲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謚卞壼曰忠貞。其二子眕盱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藩。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爲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謚忠武。

嶠卒。以嶠軍司劉胤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胤矜豪縱酒。不恤政事。將軍郭默襲殺之。誣以大逆。傳首京師。陶侃聞江州亂。即日舉兵討默。默將縛默以降。斬之。

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

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石生拒守。虎救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上邽潰。虎執熙及胤等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于是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秦隴悉平。

前趙自劉淵僭號。至曜亡。凡五主。合二十一年。是後後趙止稱趙。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魏烈帝。立。

翳槐鬱律之子也。既立。遣其弟什翼犍為質于趙以請和。

庚寅五年。趙建平元年。春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為太尉。封中山王。

趙羣臣勸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為皇后。世子弘字大雅。為太子。子宏為大單于。中山公虎為太尉。進爵為王。虎私謂其子邃曰。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我。乃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宴駕後。不足復留種也。中書令徐光以虎雄暴多詐。勸勒漸奪其權。程遐亦以為言。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

時趙將郭敬陷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注見前。以戍之。

辛卯 六年春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趙舉賢良方正起明堂辟雍靈臺

壬辰 七年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于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秋太尉陶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

趙郭敬南掠江西。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破之。敬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于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時人以為亞于祖逖周訪。

癸巳八年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字元眞。嗣。

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不安。先是。皝庶兄翰字元邕。母弟仁。皆有勇畧。有寵于廆。皝忌之。至是。翰與其子出奔段氏。仁據平郭漢縣。晉省。縣城存。在今奉天府蓋平縣。以叛。盡有遼東之地。後皝攻克遼東。襲仁。殺之。舊海水無冰。自仁叛後。連冰合者三。皝乃從昌黎東。踐冰而進。輕騎趣平郭。遂禽仁。賜死。事在咸康二年。翰依段遼。已復奔宇文氏。久

之逃還。宇文逸豆歸忌翰才名。翰乃佯狂乞食。歸信而不禁。翰得往來自任。遂竊歸名馬。攜其二子逃歸。皝大喜。厚遇之。事在咸康六年。

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遂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使將兵入宿衛。弘大懼。讓位于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石勒冢。在順德府邢臺縣之西南。

侃治績頗有可稱然心不純正於蘇峻之亂見之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甲午　九年趙主石弘延熙元年春二月以張駿為征西大將軍

先是趙拜駿涼州牧駿恥為之臣不受會趙破休屠王羌羌部落名駿懼乃稱臣入貢已而駿遣從事張淳假道于成來上表成人欲留淳謂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生民塗炭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論哉成主雄知不可奪厚為禮而遣之卒致命于建康至是詔以駿為征西大將軍駿遣使報謝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謚曰桓

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以後事付司馬王愆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猶徘徊謂未及早歸

皮裏春秋四時之氣亦備爲何等語清談可笑可鄙若此

去也正坐諸君。未幾卒。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南陵。晉戍。梁置郡。隋以後爲縣。今屬寧國府。其故城在今縣西北。謝安。字安石。鯤從子。

成王雄卒。太子班立。字世文。

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殷浩字深源。羨之子。爲記室參軍。浩與褚裒字季野。陽翟人。杜乂。字弘理。京兆人。皆以識度淸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冬。十月。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字世運。雄第四子。

初。成主雄立兄蕩之子班爲太子。羣臣皆諫。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遂立之。及雄病瘍。諸子皆惡而遠之。惟班晝夜侍側。雄卒。班卽位。雄子越先屯江陽。奔喪歸成都。與其弟期弒班于殯宮。奉期而立之。期以越爲相國。

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爲居攝天王。

先是。石虎自爲丞相。弒太后劉氏。石生。石朗起兵討之皆被殺。至是。趙主弘自齎璽綬。詣虎請禪。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邪。尚書請依禪讓故事。虎曰。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而弒之。自稱居攝天王。姚弋

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嘗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邪。虎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乙未 咸康元年。趙石虎建武元年。成李期玉恒元年。春三月。幸司徒導府。

時帝委政于導。導辟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王述字懷祖。承之子。為掾屬。濛與沛國劉惔字眞長。相人。友善。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為首。濛不修小廉。而以清約見稱。惔嘗謂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君知我勝我自知。述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第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秋九月。趙遷都鄴。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奇驗。甚敬信之。及虎遷鄴。奉澄尤謹。于是國人化之。相競事佛。澄

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溯唾者。

冬十月。乙未朔。日食。

代王紇那復入豁槐奔趙。已趙納豁槐于代。紇那奔燕。

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爲勒雄已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丙申 二年。春正月。彗星見奎婁。西方奎十六星。天武庫。婁三星爲天獄。

二月。立皇后杜氏。預女孫。

趙作太武殿。東西宮。

趙作太武殿于襄國。作東西宮于鄴。皆甃以文石。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璧。窮極工巧。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于是境內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鐘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皆魏明帝時物。于鄴。又于鄴南投石于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既而虎復作臺觀四十餘所于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役者四十餘萬人。後又造獵車千乘。刻期較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數千里爲獵場。犯其禽獸者罪至死。

丁酉三年。是歲。前燕始建國號。舊大國一。趙。小國二。成。涼。新小國一。燕。凡四僭國。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

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先是。左校令成

公段作庭燎于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至是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斬成公段

立太學。

國子祭酒袁瓌字山甫陽夏人等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慕容皝稱燕王是為前燕

初慕容皝既立詔以為鎮軍大將軍遼東公至是鎮軍長史封奕等勸皝稱王皝從之以奕為國相。

戊戌四年是歲成改號漢李壽漢興元年代昭成帝什翼犍建國元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漢涼燕新小國一代凡五僭國春趙王虎燕王皝合兵攻段氏破之虎拔令支漢縣晉段氏都此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悉取其地。

先是燕王皝欲伐段氏。遣使稱藩于趙。乞師會討。趙王虎大悅。與定師期。至是虎使桃豹等將舟師十萬出漂渝一作榆。津。在今天津府天津縣北。水經清河東北過漂渝邑。入于海。即此。支雄等帥步騎七萬爲前鋒。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段遼弟蘭悉衆追之。皝設伏邀擊。大破蘭兵。掠五千戶而歸。虎進屯金臺。亦曰黃金臺。燕昭王築。寰宇記。臺在易縣東南。易縣。今易州是。支雄長驅入薊。降四十餘城。遼聞蘭敗。遂棄令支奔密雲山。水經注。鮑邱水南逕禦夷鎮東南。密雲戍西。胡三省曰。據成帝紀。遼奔平岡。密雲山。蓋在漢平岡縣界。禦夷平岡。注俱見前。虎徙其民二萬餘戶于司雍兗豫四州。

夏四月。成李壽字武考。驤之子。弒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漢。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漢王

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遂襲成都。壽世子勢爲翊軍校尉。開門納之。廢期爲縣公。幽之。期縊而卒。壽遂稱帝。改國號曰漢。

五月。趙王虎擊燕。不克。燕慕容恪字元恭。皝第四子。追擊。大敗之。

燕王皝之破段蘭也。不待趙師之至。遂還。于是趙王虎以燕不會攻。而自專其利。謂掠令支以北。伐之。下三十餘城。遂進攻棘城。注見前。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慕容同祖。別爲氏。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今固守堅城。其勢自倍。事之不濟。不失于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于色。元菟太守劉佩河間人。曰。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當自強以厲將士。事急矣。

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死士數百騎。出衝趙兵。大捷而還。于是士氣百倍。根等力戰十餘晝夜。趙兵不能克而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悉復所失城。虎益造船運穀。謀再擊燕。

是冬。段遼自密雲。遣使求迎于趙。已中悔。復遣使于燕。趙王虎遣麻秋率衆迎遼。燕王皝自將迎之。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于密雲山。大敗秋兵。盡得其衆。遂以遼歸。初。趙之入薊也。北平相陽裕保燕山以自固。既而降趙。及趙迎遼。裕為軍司馬。兵敗被執。皝素聞裕名。釋其囚。以為郎中令。待遼以上賓之禮。久之。遼謀叛。皝誅之。　陽裕字上倫。右北平無終人。燕山注見前。

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為太尉。庾亮為司空。六月。更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

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

爾時相尚淸談都無實行惟顏含內外如一卓自樹立勝於時輩遠矣

亮與鑒牋曰。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托付。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參軍孫盛字安國。楚之孫。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雖居鎮。而遙執朝權。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冬十月。光祿勳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致仕。

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豈有邪德乎。

致仕二十餘年而卒。初。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

翳槐弟什翼犍質于趙。翳槐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謀立次弟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爲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什翼犍卽位。分國之半以與孤。代自猗盧卒後。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什翼犍雄勇有智畧。能修復舊業。始置百官。分掌衆務。號令明白。政事淸簡。百姓安之。于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唐書西域傳。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時謂破落那。去長安八千里。居

導歷相以來從無一語及恢復今忽請許亮北伐豈何以中原爲念哉意外以特表示亮實則明知亮不能成功而欲藉是以傾之耳此正與仇殺周顗同一

(西鞬城在眞珠河之北)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什翼犍求婚于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己亥　五年春三月庾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

亮欲開復中原表以桓宣鎮襄陽弟懌(字叔豫)鎮魏興(注見前)翼(字稚恭)鎮江陵毛寶樊峻戍邾城(在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戰國時楚遷邾人于此故名)上疏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今湖北安陸府治是水經注沔水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太傅羊祜立元康九年置竟陵郡治此考石城胡三省注甚明馮智舒以爲信陽州之石城山誤)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朝

譎詐不可不知

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已而趙兵入寇，沔南邾城皆陷。寶峻突圍赴江死。江夏義陽皆降于趙。

秋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謚文獻。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復改丞相為司徒。

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于帝，及導卒，徵庾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稱為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恕。至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任，況如吾者哉。殷融羨之弟。

八月，太尉南昌公郗鑒卒。謚文成。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

鑒疾篤上疏曰臣所統率多北人人思歸本臣宣國恩量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爲徐州鑒卒卽以謨代之

庚子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諡文康以何充爲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

二月有星孛于太微

三月代始徙都雲中魏書昭成帝紀三年徙都于雲中之盛樂宮水經注白渠水西逕魏雲中宮南考白渠水卽今歸化城之黑河雲中宮蓋卽雲中之盛樂宮也

秋漢大閱于成都遣使如趙趙人報之

旣爲處士復仇宜也而權譎誘人爲逆以報巳恨失正道矣

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連兵入寇。中分江南。壽大喜。集士卒爲舟師。大閱于成都。遣使如趙致書。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中書監王波曰。壽旣僭大號。而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不若復爲書與之。會挹婁國前。注見。獻楛矢石砮于趙。波因請以遺之。曰。使其知我能服遠也。虎從之。遣漢亡將李閎歸報。閎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以白衣領職。初。蜀處士龔壯以父叔皆爲李特所害。志在復讎。而力弱不能。及特孫期立。與李壽有隙。壯欲假壽以報。因說壽西取成都。稱藩于晉。壽然之。由是殺期。欲官壯。壯誓不仕。而屢勸壽事晉。至是壽遣使于趙。壯諫曰。與其與胡通。孰若與晉通。壽不從。壯乃詐稱耳聾。辭歸。終身不至成都。龔壯。字子瑋。巴西人。

冬。趙大發兵以伐燕。燕人襲之。入趙高陽。漢縣。今屬直隸保定府。趙

師還。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水經注。濡水東逕樂安亭北。即此。自幽州以東至白狼。漢縣。以白狼山名。故城在今熱河八溝界。大興屯田。括取民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于宛陽。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有趙王閱馬臺。水經注。漳水東逕閱馬臺。即此。欲以擊燕。燕王皝謂諸將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蠮螉塞。胡三省注。自龍城取西道入蠮螉塞。據此塞當在龍城之西。襲趙戍將。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在保定府安肅縣易水逕其南。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掠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辛丑　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食。

封慕容皝爲燕王

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遂遣長史劉翔來獻捷破趙之捷且言權假之意翔至建康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曰自劉石構亂未聞中華公卿有能摧破凶逆者獨慕容鎭軍心存本朝屢殄彊敵功烈如此而惜北海之地不以封邑何哉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經年衆議不决會皝上表罪狀庾氏兄弟又與氷書責其當國不能雪恥氷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以皝爲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以翔爲代郡太守翔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奢縱相尚嘗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社爲墟黎民塗炭此乃廟堂焦

慮之時。而諸君晏安江沱。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公卿餞之。翔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倂壽。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謀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三月。皇后杜氏崩。

夏四月。葬恭皇后。

壬寅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卽位。是爲康帝。

帝不豫。或詐爲尚書符勅。宮門無得納宰相。衆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丕。卽哀帝。奕。字延齡。卽海西公。皆在襁褓。冰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中書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冰不聽。

帝乃詔氷充及武陵王晞。字道叔。元帝子。會稽王昱。元帝少子。即簡文帝。尚書令諸葛恢。字道明。陽都人。並受顧命而崩。琅邪王即位。委政于氷充。已而封丕琅邪王。奕東海王。

秋七月。葬興平陵。

史臣曰。成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留心萬幾。務在簡約。雄武之度。雖有愧于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往烈矣。

冬十月。燕遷都龍城。地在今熱河塔子溝東北。遼于此立興中府。所建三塔猶存。蒙古謂三為古爾板。塔為蘇巴爾漢。故名曰古爾板蘇巴爾漢城。

燕王皝使陽裕等。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山胡三省注。山在龍城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遂徙都焉。

十一月。燕王皝擊高句麗。入丸都。高句麗所都。故城在今朝鮮國城東北丸都山

下。

慕容翰說燕王皝伐高句麗。翰曰。宇文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伐之必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乘虛掩吾不備。此腹心之疾也。宜先除之。還取宇文。如反掌耳。皝善其言。乃分兵二道伐之。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險狹。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而別遣偏師出從北道。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出北道。高句麗王釗戰敗。釗果以精兵拒北道。而自以羸兵備南道。翰先至合戰。皝以大衆繼之。釗遂大敗。燕軍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騎走。會燕北道兵戰沒。遂不窮追。乃虜釗妻子。發釗父墓。載其屍。毀丸都城而還。明年。釗朝貢于燕。皝還其父屍。留母爲質。數年而後歸之。

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章太守褚裒爲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

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牛洲（城名。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

趙徵兵入寇。

濟南平陵（即漢東平陵注見前）城北石虎一夕移于城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趙王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赦諸州兵。明年悉集。（于是諸州兵集者百餘萬。會虎享羣臣于大武殿。有白雁百餘。集馬道之南。太史令趙攬曰。白雁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事在建元二年。）

康皇帝

癸卯 建元元年。秋。七月。詔議經畧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翼爲人慷慨。喜功名。與琅邪內史桓温（字元子。彝之子。）相友善。

温尚南康公主。豪爽有氣概。翼嘗薦于成帝曰。温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宏濟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勿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屢辭徵辟。屏居十年。時人以此管葛。謝尚王濛。至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謝尚。字仁祖。鯤之子。

翼以滅趙取蜀爲已任。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温及譙王無忌。字公壽。承之子。皆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畧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注見前。桓温爲先鋒小督。帥衆入臨淮。既而桓宣擊趙李羆于丹水。爲羆所敗。宣慙憤而卒。

漢主壽卒。太子勢立。

庾翼移鎭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荊江等

州軍事。徵何充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移鎮安陸。帝遣使譬止之。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請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軍事。遣冰出鎮武昌。以爲繼援。徵充輔政。（明年。冰卒。翼移鎮夏口。留子方之戍襄陽。）

甲辰二年。（漢李勢太和元年。）春。燕王皝擊滅宇文部。逸豆歸走死。皝還。殺其兄翰。

皝自將擊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南羅。城名。大。城之長。涉夜干。長之名也。）將精兵逆戰。涉夜干勇冠三軍。宇文所賴。翰直出衝陳。斬之。宇文士卒。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宇文氏都遼西紫蒙川。）逸豆歸走死

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遷其部衆于昌黎。翰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漸差。于其家試騁馬。或告翰欲爲變。皝雖藉翰勇畧。然終忌之。乃賜翰死。

秋。九月。帝崩。太子聃卽位。是爲穆帝。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

帝疾篤。庾翼。庾氷。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建議立聃爲太子。帝崩。太子卽位。由是翼氷深恨充。時太子方三歲。太后臨朝稱制。設白紗帷于太極殿。太后抱帝臨軒。充薦褚裒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改督徐兗鎭京口。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私覿則嚴父。從之。

冬。十月。葬崇平陵。

孝宗穆皇帝

乙巳永和元年。燕王慕容皝稱十二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漢。涼。代。新小國一。燕。凡五僭國。

夏四月。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通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此其六條也。

昱清虛寡欲。尤善元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字康伯。潁川人。爲談客。又辟郗超。字景興。鑒之孫。爲撫軍掾。謝萬字萬石。安之弟。爲從事中郎。超少卓犖不羈。父愔簡默沖退。而嗇于財。積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施散親故。一日都盡。萬清曠秀邁。亦有時名。郗愔字方回。

二龍見于燕之龍山。

燕有黑白二龍。見于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祀以太牢。命所居宮曰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稱十

二年

秋七月江州都督庾翼卒。諡曰肅以桓温都督荆梁等州軍事

翼病表子爰之（翼第二子）為荆州刺史委以後任及卒朝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温英畧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温右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為軍司馬昱不聽）遂以温代翼又以惔監沔中軍代庾方之（翼長子）

冬十二月張駿自稱凉王。

處士盜虛聲用之未有不僨者若殷浩伎倆桓溫早

初。涼州僚屬勸駿稱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然境內皆稱之為王。至是駿分其境內二十二郡三營為涼（統武威等十一郡。）河（統金城等八郡。）沙（統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三營。）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置百官。車服旌旗。擬于王者。

丙午　二年（漢嘉寧元年。涼王張重華永樂元年。）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諡曰文穆。）

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所選皆以功效。不私親舊。

三月。以顧和為尚書令。殷浩為揚州刺史。

褚裒薦顧和殷浩。詔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和

知其無實用何一時傾心推服甚至以其出處卜廢興可見當時滿朝皆無識之徒不衰何待

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也。家國不異。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夏四月。己酉朔日食。

五月。京王張駿卒。世子重華字泰臨嗣。

冬十一月。桓温帥師伐漢。

桓温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字彥叔陽夏人曰。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

悏策桓溫克蜀決之於博
更慮其將來驕恣信如左
務可謂有先識

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
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趣。比其覺之。我已出
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
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溫拜表即行。
委長史范汪字元平。順陽人。以留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先鋒。
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丁未三年。是歲漢亡。大國一。趙。小國三。涼。燕。代。凡四僭國。春三月。桓溫敗漢兵于笮橋。在成都府西南。華陽國志。萬里橋西上曰夷星橋。亦曰笮橋。笮。疾各反。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爲歸義侯。

溫軍至青衣。漢縣。後漢改陽嘉。故城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縣有青衣水。亦曰平羌江。出縣之

桓溫遠涉堅城。屢戰克捷。乘勝席捲。正當鳴鼓厲勇。鼓吏安得誤鳴。記載家不識韜鈐。妄詡事出僥倖。所

蒙山。至嘉定府樂山縣入江。漢大發兵趣合水青衣水入江之處。水經注。江水東南過武陽縣。青衣水。沬水。從西南來合注之。即此。以拒之。漢諸將從江北向犍爲。注見前。溫軍自江南出彭模。軍中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然之。彭模。即彭亡山。後漢岑彭被刺處。注見前。乃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溫軍于成都之十里陌。勢悉衆出戰于笮橋。溫前鋒不利。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鬭志。勢輿櫬面縛詣軍門。溫送勢于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

謂夏蟲不足以語氷也

人悅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勢歸義侯。後蜀

自李特據成都。至勢亡。凡六主。合四十六年。

夏四月。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

先是趙遣王擢麻秋。攻涼。爲涼將謝艾所破。至是。復遣麻秋攻枹罕。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漢縣。唐廢。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河州。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虎歎曰。吾以偏師定九

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趙築華林園。在臨漳縣西。本魏所築。復廣之。

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記。猶以為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于虎。以趙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墻于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獻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命太子宣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

冬。十月。楊初遣使稱藩。詔以為雍州刺史仇池公。

初。楊難敵降劉曜。曜封為武都王。已降于成。旋復叛成。

難敵卒。子毅嗣。遣使來稱藩。族兄初襲殺之。附于趙石虎。至是初復通使。詔以爲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